

长城瞭望

打仗真刀真枪，哪还敢搞假把式

——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的启示②

■ 鲁闻恋

战争打响，谁会端着玩具枪上战场？这样的事恐怕不会有。因为战场是真刀真枪的生死较量，玩“花枪”会立时丧命，后果立竿见影。但如果仗一时打不起来，会不会有人玩花的、弄虚的，这就很难说了。剖析一下这种现象，对减少和平积弊兴许会有启发。

前不久，到执行任务部队调研，许多基层主官说，自从到一线执行任务，机关作风变了，基层风气变了，和平思想没了，战备意识强了，假大虚空少了，训风演风实了。不少基层的同志有一个共同感受：执行任务前，机关打电话不是要材料、报情况，就是下任务、提要求；执行任务后，领导和机关问的大都是“有什么需求”“需要解决什么问题”。执行任务前，机关到基层，常常是问卷调查、检查考核；执行任务后，机关是主动上门、特事特办。执行任务前，基层反映问题，往往被推

来推去，有时还被批评为乱提意见；执行任务后，是鼓励官兵多提意见、反映情况……

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任务变了、环境变了：对手近在眼前，阵地清晰可见。稍一疏忽，就可能丢了性命；一招不慎，就可能全盘皆输。如果说，以前可以打个盹儿，现在“睡觉也要睁只眼”；以前可以偶尔偷工减料玩虚的，现在谁敢在敌人眼皮底下搞假把式？就像一个作训部门的负责人说的：许多年前，部队很少打实弹。打实弹也是为了应付考核、完成弹药消耗，不放心的弹不打，不放心的人不上。现在都是强训精训全训实训，过去那种“危不施训、险不练兵”现象基本不见了。

徐海东将军说过：“作战为治病之良药。”任务部队与非任务部队的区别，就在于前者始终处在真刀真枪的

前沿，时时处处有情况的刺激，所以官兵的眼里只有战斗没有和平。而后方部队相对离前沿较远，听不到枪炮声，闻不到硝烟味，一些人因而认为战争离我们很远，头脑里打仗那根弦松了。而一旦过惯太平日子，患上“和平麻痹症”，就必然看不清面临的危机、当下的时势，朦朦胧胧、迷迷糊糊，觉得要求低一点、训练差一点无伤大雅，演习有脚本、会议有流程、文书有模板、发言有稿子，这些“习惯”就会慢慢发展成“自然”，甚至认为那些程式化的整齐划一、套路化的井井有条，没有什么大错。

“花枪”敌不过“真枪”。真刀真枪与假把式，是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。“稻草人”吓不倒对手，虚张声势赶不走敌人。在真枪实弹面前，假把式就像纸糊的老虎，一戳就破。除非有人成心送死，否则是没有人会在血

与火的战场面前，搞那些装模作样、假模假样的东西的。这就要求把平时那些“只好看，上阵无用”的东西扫荡干净，把“徒支虚架，以图人前美观”的招数赶出训练场。临阵行不得的，平时也经不得；不是临阵实用的，平时也不能学、不能练。

面对真刀真枪，只有一招，那就是以真对真，真枪实弹，真抓实练，真打实备，真考实评。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，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，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。只有“以今夜准备战斗”的姿态抓战备，以打仗的心态谋打仗，紧贴作战任务、作战对手，突出对抗性、检验性演练，多搞实兵对抗、无预演的检验，把训练条件设真设险，把问题解决在平时，把短板补齐在平时，把能力练强在平时，才能让官兵洒下的每一滴汗水都凝结成战斗力。

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隐姓埋名人

■ 边保民

八一时评

“繁霜尽是心头血，洒向千峰秋叶丹。”科研事业是寂寞者的事业，科技工作者是无私的奉献者。

习主席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、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，对我国两院院士给予高度评价，指出：我们的很多院士都具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深厚情怀，都是“惊天动地事，做隐姓埋名人”的民族英雄。

功以才成，业由才广。科研之功乃“非常之功”。立“非常之功”者，必待“非常之人”。长期以来，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，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宽广的科学视角，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。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空中，闪耀着众多科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。从钱学森、邓稼先、罗健夫、蒋筑英，到黄大年、钟扬……每一件大国重器、每一项重大创新突破背后，都有他们辛勤劳动的身影。是他们的无私奉献，托起了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；是他们的艰辛努力，助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腾飞。他们是浩瀚宇宙中的点点繁星，是广袤海洋里的片片帆船，是值得全人类学习和尊崇的英雄楷模。

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辛的事业，科研之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。科研事业的特殊性，决定了从事这项事业的人，注定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、做出比常人更大的牺牲。林俊德搞核爆炸研究，扎根大漠52年；陈能宽搞“两弹一星”，隐姓埋名25年。黄旭华搞核潜艇研究，隐居荒岛30年。他说：祖国的需要，使我选择了这“不可告人”的人生。冲天而起的蘑菇云，如同华夏儿女扬眉吐气的惊天雷；劈波斩浪的大舰船，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的钢铁脊梁。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奉献，我们可能还要在民族复兴之路上艰难跋涉很久。

“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，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。”2014年初，习主席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颁给了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，这是对我国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褒奖，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。

板凳要坐十年冷，耐住寂寞方有成。75岁高龄登上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的赵忠贤，他“坐得住、钻得进、研得深”，50年如一日从事超导研究。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之路上，他“热的时候坚持，冷的时候也坚持”，一辈子就干一件事，终于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。他常对年轻人说，“你们别像穆桂英一样，身上插好多旗子，做事情要集中一点，不要精力太分散，不要选太多，这个也干那个也干”“要选一个坚持十年，扎根根去，才能枝繁叶茂”。

“欲多则心散，心散则志衰，志衰则思不达。”面对严肃而艰辛的科学研究，如果急功近利，今天投入，明天就想见效，总想“一口吃个胖子”，是很难有什么成就的。现在，少数人不安心、不专心科研工作，有的把科技创新当作“敲门砖”，整天忙于跑项目、要经费、报成果。我们要通过营造良好创新环境、完善体制机制等措施，努力形成人尽其才、才尽其用、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。

有这么一个故事：一个人爬山，越往上走，他越觉得背包里东西沉重，于是就一路走一路抛。当到达山顶时，他突然发现除了一身衣服，其他的都被抛得一干二净。科学家需要聪明的大脑，但更需要“科学家精神”。这种精神，更多的就是牺牲奉献的精神、吃苦耐劳的精神。只有甘愿把虚名浮利都抛下，多做“地平线以下”的工作，多做“续火添柴”的工作，才能攀上科学的最高峰。

“大千宇宙，浩瀚长空，全纳入赤子心胸；惊世两弹，冲霄一星，尽凝铸中华豪情。”我们不会忘记这惊天动地的牺牲，我们不会忘记这甘之如饴的奉献。给牺牲者更多的关爱，给奉献者更多的褒奖，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，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。

（作者单位：武警山东省总队）



选和过滤。部队领导随即进行纠正，使“首长信箱”恢复了本来面目。这正是：

设立信箱听意见，
机关无端作筛选。
基层心声变了味，
浓汤稀释兵心寒。

洛 兵 图 杨 阖 文

有战略也要有战术

■ 张西成

谈训论战

关注战略的人越来越多，强化各级指挥员战略意识、战略思维已成为热门话题，这是好事，有利于破除独居一隅看问题的偏向。但在重视战略的同时，还必须重视战术素养的提升。

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日益变小的今天，战略决策、战术行动的作战特点更加凸显，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自明。战略意识欠缺，战略决策失当，官兵的一切努力都将无功而返。但诚如军事专家所言：“如果军人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，无论用来追求达成政治目标的战略如何高明，整体行动必将失败”，因为“战略并非战争的最终仲裁者，战场才是”。

朱德曾指出：“一般来说，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，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。”这也告诉我们，率军出征、领兵打仗，战略有战略的价值，战术有战术的效用。战术靠战略引领，战略靠战术执行，二者既相互关联，又不能彼此替代。打赢战争的不二法门，是正确的战略与灵活的战术的完美结合。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指挥员，无不集战略、战役、战术素养于一身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毛泽东与各位老师不仅是战略大师，同样也是战术行家。沙家店战役时，毛泽东对郅援修在什么地方，指挥所设在哪里都一一过问。石家庄战役前，朱德亲临前线，组织部队进行登城、爆破、突击和巷战训练。平汉战役中，刘伯承不但拟制战役计划，规定战役协同纪律和注意事项，还明确关于野战、村落战斗、夜间战斗、特种兵战斗的具体战术。

韩非子云：“境内皆言兵，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，而兵益弱，何也？言兵者众，而披甲者少也。”现在，个别指挥员讲战略人云亦云，谈战术不知所云，言兵论战动辄世界风云，却难以静下心来研究具体细节，难得扑下身子演练具体打法，致使“不会判断形势、不会理解上级意图、不会定下决心、不会摆兵布阵、不会处置突发情况”的问题愈发突出。

二战名将古德里安讲过这样一句话：工程师是设计武器的，指挥员是设计战术的。当时德法两国的坦克数量与性能不差上下，德军之所以仅用六周时间横扫法国，就在于古德里安创造了“闪击战”这一崭新战术。“历来建功立大业的将帅，对于战术的原理原则，无不融会贯通，相机活用。”时代发展到今天，各国军队的军事战略越来越透明，武器装备也越来越趋近，将来战场上的比拼，战术的运用更加广泛。战略素养得之不易，战术素养求之也难，唯有下真功夫、深功夫，方能相得益彰、活学活用。

人遇到快意的事，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喊一声“爽”；遇到扫兴的事，也常常会懊丧地抱怨一句：“不爽！”

爽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，爽之后怎样，可能很少有人想。

世有以爽而痛者，有以爽而病者，亦有以爽而伤者，甚或有以爽而亡者。

袁中郎《书游山豪爽语》，讲了这样一件事：

他有一友人，以豪爽自喜。他们一道到北京的西山去玩。那时正是初春。补充一句，北京的初春还很冷，尤其是西山一带，残酷的寒风犹在。

可他这位友人，裸体光脚，跳入玉泉山的裂帛湖。人们都为他的豪爽举动而惊异，他自己也沾沾自喜。

几年之后，袁私底下里问他：“你往年光着身子跳入裂帛湖中，可称得上豪爽了。”友人欣然。袁再问：“北方初春，冰雪残积，你跳进去的时候，难道一点痛苦都没有吗？你说句实话，不要欺骗我。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非常痛苦，至今冷气入骨，落下脚痛病，到现在还没有好。当时只觉得很豪爽，没想到其害如此。”

中郎感叹：世上豪爽事，其不像裂帛湖中裸身浴足这样的，是很少的。

《饮酒说》里，袁中郎又说：

他在北京做官时，每夜读书至二更，取酒两小瓶，与朋友一起痛饮。喝完一小瓶后，便有醉意。醉中看见白墙壁上自己的影子，须髯也随着筷子一动一动的，大家相顾大笑，“其寂寞如此”。

世上许多无聊事，都是在“寂寞”时干出来的。跟他们在一起聚饮的蹇大司马，喝起酒来不但是少有的豪爽，而且“全不择酒”，有时候遇上大热天，酒坏了也全不管。这里，袁中郎描写得简洁生动：

“每饮只一吸，即以杯向下曰：‘干！’”

可最后的结果是，这位蹇大司马“颇为酒困”，头晕不能起，不得不延医诊治。

中郎自己呢，也“素有酒名”，每次饮酒，只要他不喝，主人就感到奇怪而强劝他。等到渐渐喝得多了，不待人劝，就自己主动端杯子喝起来了。中郎把这叫“下坡酒”，说他自己于酒，既不能逃，又不能戒，“败我之德，伤我之生，害我之学道者，万万必出于酒无疑也”！

慢慢年龄大了，感到“老人不宜过饮”，亲友们也不常聚饮了。他说自己后来的“读书多，著述富”，原因都在于“应酬绝而饮酒少也”。这是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把约束与放纵的利害都讲清了。

劝人以爽为戒的，还有一位苏东坡。

的，甚至是决然相反的。对有些人是爽的事，对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很不爽或者说是很痛苦。

豪爽，有本色者，有效颦者；有让人看着也爽的，也有一看让人作呕的。

袁中郎写道，他们游山时，一友人说：“我先爬到上面，向草中熟睡一觉，甚快。”袁说：“你不过是以一觉点缀山景，非真睡也。我亲眼看见你所未合耳。”其人大笑。

袁的意思是，像这样的豪爽，本色自然。他对这位朋友说：“凡古来醉后豪爽的人，有些是真性情、真趣味，有些纯粹是装疯作乐。”晋代阮籍之醉，唐代王绩之饮，天性也。而米芾之颠，是人们想避都避不及的。有人想效仿他，这就过了。倪瓒的洁癖，他自己都为此苦恼。现在有人以他的洁癖为美而效仿，“真是令人作呕”。

北宋词人苏舜钦中举后，写诗道：“爽如秋后露，荣若凯旋将。”清代的王渔洋评曰：“考上学”是个平常的事，而口角如此津津，他早早就废了而没能腾达，于此略可见矣。

对一般人来说，尚且不能成天地“爽呀爽呀”的，对在上者来说，就更不能一味求爽，所谓“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”。

爽 戒

■ 丁

他在《书柳公权联句》的题跋中说：

一位贵公子在雪中饮酒，边喝边说：“爽呀，快活呀！”结果，旁边有人哭起来了。公子感到奇怪，就问怎么回事。哭的人回答说：“我的父亲，过去就是因爽而亡的。”

苏轼的题跋，还有更深的含义。所以接着又写道：

楚襄王登台，有风飘然而至。王曰：“爽呀此风，寡人与庶人一起来享受这风。”宋玉听了后说：“这是大王您独自享受的雄风啊，普通老百姓哪能享受这样的好风。”

唐文宗有两句诗：“人皆苦炎蒸，我爱夏日长。”柳公权在后面续了两句：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间微凉。”苏东坡的题跋照例是好的，他在诗的后面又题了一句：“可惜当时没有宋玉在其旁边。”这一题句，一箭双雕，批评了唐文宗不知百姓疾苦，骂柳公权是个马屁精，而大大抬高了宋玉。意思是说，如果当时在唐文宗身边的是宋玉而不是柳公权，他绝不会续这两句诗，而是会像劝谏楚襄王那样，说出别的话来。

不同的人，对爽的感受是不一样

玉渊潭